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恩’,这句话讲得很好。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

——习近平对浙江安吉黄杜村农民党员向贫困地区捐赠白茶苗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18年7月6日电)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要鼓励和扶持农民群众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庭院经济,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成为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的主心骨和坚强战斗堡垒。”

——习近平2018年4月11日至13日在海南考察时的讲话

7

产业带动
强村共富

2023.7.6

蝶变记

记者 王艳丽

万亩茶园溢绿,满坡嘉木飘香。中国白茶第一村,在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

900多年前,宋徽宗敕写下《大观茶论》,用“与常茶不同”“无与伦比”道出了白茶的独特。

跨越千年,白茶的传奇仍在续写。2023年,安吉白茶的品牌价值首次突破50亿元。

神奇叶登上了大舞台。在6月初的中国优秀民间工艺作品特别展上,黄杜村“茶二代”王叔良,安吉白茶非遗传承人,自信地展示着手工制茶技艺,引来游客驻足探问。“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特,安吉白茶成为了黄杜的致富叶。”他说,作为年轻一代,有责任把安吉白茶的故事传播得更远。

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故事,跨越遼迤的时间长河,缓缓向我们走来……

一分田星火燎原

在黄杜村万亩茶园,立着两个人的雕像,一位是安吉县林业科学研究所刘益民,一位是黄杜村村民盛振乾。“可以说,没有他们俩,就没有安吉白茶,也就没有黄杜村的发展。”黄杜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盛阿伟说。

与黄杜村相隔50公里的天荒坪镇大溪村海拔800多米的高山上,有一棵野生茶树,相传树龄已有千年,每年早春时,幼嫩的芽叶呈玉白色,一芽二叶为最白。

一起在做浙北地区茶树品种选育试验研究课题的两人来到这棵奇特的白茶树前,决定采用无性繁殖扦插的方法来确保茶种的纯正性。

盛振乾从白茶树上剪下一丛枝条,下山后把它分成两小丛,一丛交到了刘益民手中,另一丛扦插在自家茶地里。一年后,白茶苗生根发芽,小试成功!

1990年,他又种了一分田,开始了黄杜种植白茶的历史。

而在这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反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黄杜村,是安吉县最贫困的乡村之一。彼时的村民,正忙着种毛竹、辣椒、板栗、菊花等,唯独没有尝试白茶。因为它的种植成本较高,一亩地需要3000元左右成本。

“我1989年当村支书时,村里没有人种白茶,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400元。”黄杜村老支书盛阿伟说,当时村里是真穷,一半村民靠点蜡照明,娶进门的媳妇都要逃回娘家。黄杜媳妇宋昌美却一心想扎根在黄杜。

1990年,嫁进门不久的她接触到了白茶,坚定地认为白茶有搞头。偶然一次机会,她听说中国茶叶研究所茶叶培训班招生,就自

费去杭州培训炒茶技术,一个月学习,她考了第一名。

然而,当宋昌美满心欢喜地想种茶时,资金却成了“拦路虎”。为此,她举家外出务工。1997年,她和丈夫带着攒下的10万元启动资金回到黄杜,承包了50亩荒山种植白茶。

当年,溪龙乡发展高效农业的政策扶持,给了“宋昌美们”很大的支持。带头种植白茶的人越来越多,盛阿伟也是其中的“领头羊”。

“我当时还不是村干部,在外面做工程,老书记找我做工作时,我满口答应了,买了3000株茶苗。”他说,没想到1999年大田采时,就卖了5600多元,“要知道,当年村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0元呐。”

眼见为实,村民开始信任白茶,2002年,黄杜家家户户开始种植白茶,村民人均收入也涨到了大几千元。

2003年4月9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黄杜村考察,赞扬“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当年,黄杜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万元,红火的日子扑面而来。

一片叶欣欣向荣

七月,虽说已过了茶叶采摘季,但是勤劳的黄杜人不得闲,扦插、除草、施肥,茶山生气不减。

“黄杜的土壤、海拔高度、天气、降雨量等最适合安吉白茶生长,既然大自然给予了我們最好的馈赠,我们应该珍惜它、保护它。”说起管护白茶的经验,村民盛志勇滔滔不绝:“我们的茶园要求‘头戴帽、脚穿鞋、腰系带’,并留下一定的植被保持水土,这样才能确保茶叶的品质。”

当然,这样的共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当村民尝到甜头后,都希望扩大白茶种植面积。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余村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给黄杜村指明了方向:开发不能盲目,安吉白茶要向绿色和品牌要效益。

这一点,盛振乾的四个儿子深有感触。“父亲常常告诫我们,要摸准茶叶的脾气精心呵护。”儿子盛勇成说,在父亲创办的大山坞茶场,肥料是用菜饼,不施一粒化肥;喷洒的是生物农药,除草靠人工;四周种植着水杉树,还套种桂花树。

一丝不苟换来首屈一指。2008年3月,“安吉白茶”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这是浙江省第一个茶叶类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母商标用来吆喝,子商标用来溯源,不少村民纷纷开始注册自主商标。村民薛勇在国内拥有自主品牌“雅思”商标后,2007年又在德国、韩国申报了国际注册,开创了茶叶类商标国际注册先河。“用了

‘安吉白茶’驰名商标和自己的品牌后,每公斤最高价格达到了6000多元。”他说。

一时间,“安吉白茶”声名鹊起,2009年,安吉白茶首次进入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全国十强。

这片神奇的叶子也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85后”贾伟就是其中一员。2008年大学毕业后,他先后辗转杭州、南京多地创业,事业有了起色。当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他归心似箭。2012年,他回到家乡,创立了“语茶业”。在他手中,茶叶化身成饼干、糕点、茶饮……

王叔良的父亲是安吉白茶第一代机械设备的研发制造者,从小耳濡目染,制茶工艺早已深深烙印在心里。中国美院毕业后,2016年,他回到了黄杜。只是,不同于父亲,他更爱手工制茶。成为安吉白茶非遗传承人后,他用双手安心事茶,触摸、感受、讲述安吉白茶故事。

通过白茶富起来的黄杜人更懂得这片叶子的力量。

2018年4月9日,黄杜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愿意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脱贫。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这种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勉励大家把帮扶困难群众这件事做实做好做出成效,带动更多人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带着总书记的殷切嘱托,黄杜村党员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分批将扶贫苗送往湖南省古丈县、四川省青川县和贵州省普安县、沿河县等贫困村。

5年来,村民化身技术指导员,他们一趟趟赶赴异乡,送去的不仅是种苗技术,更是战胜贫困的决心和信心。

“亲人”迎难而上的劲头感染了当地群众,从理念到种植技术再到品牌营销,受当地群众边学边种、边种边学。经过5年努力,近3000万株捐赠茶苗在受捐地深深扎根,陆续进入丰产期。

一群人奔涌而至

黄杜的万亩茶山犹如一块磁场释放着强劲的吸引力。

2012年,万亩茶山的蔚然风光引来了《如意》的拍摄,也因此让茶山变身打卡地;2014年,帐篷客项目落户万亩茶山,满足了背包客自由的想象,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创收。开业第一年,就创造了全年平均入住率超90%、节假日需提前一个月预订的神话……

从“卖茶叶”到“卖风景”“卖文化”,黄杜在茶旅融合道路上翩跹前行。

2019年,覆盖黄杜村、溪龙村的“白茶原”小镇项目落地。“并不是每个产业都适合发展特色小镇,它不仅要贴合日常生活,还要能对生活进行延伸,而白茶生长的环境就适合跟文化创意联系在一起。”项目

负责人、上海爱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彦涛说。

作为“白茶原”最早运营的项目,在白茶核心产区的万亩茶园观景平台上,原本闲置的储物空间被改造成名为“一片叶子”的茶饮空间,2021年底开业即成了网红打卡地。

“安吉白茶是安吉的招牌,我们用好茶做成好茶饮,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到这里来打卡,为乡村带来了人气。”茶饮店店长杨明义说。

一片茶叶,不仅能满足口腹之欲,还为一群“数字游民”架起了隐形桥梁。

以往,“游民”和“游民”是固定搭配,而现在,“无业”是自由、积极的代名词,令人向往。他们只要一台电脑,就能把工作搬到山水间。

“全世界有趣的人联合起来”,2021年年底,由溪龙乡和“上海爱家”联合打造的DNA数字游民公社正式对外运营。公社由一个5000平方米的废弃工厂改造而成,设置了办公、休闲、住宿等满足工作和生活所需的功能区。

数字游民公社运营负责人王丽介绍,一年半时间以来,已累计入住了来自全国各地800多名插画师、设计、策划、程序员、插画师等。

插画师张明,是广西南宁一家设计公司的主理人。今年3月,经朋友介绍,他第一次到了安吉,住进了黄杜村的芝林茶场。

“安静的乡村,到处是天空草地远山树林,鸟虫蛙啼茶田白云……”一周的生活体验,他在朋友圈留下了一段文字,也决定要把远在千里之外的办公室搬到农村。“当然,也有过顾虑,担心乡村的机会比城市里少,但是‘白茶原’的整体规划给了我信心。”他说。

这几天,张明正忙着自己在乡村的第一次画展,作品都是这段时间的创作。“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让更多人知道这里,从这个角度讲,我在无形之中也为安吉乡村做了一回免费广告。”他打趣说。

溪龙乡党委委员肖建峰很认同张明的说法,在他看来,“数字游民”除了完成工作和学业外,还通过沉浸式乡村生活体验,为当地发展引人才、找项目、出点子,是乡村振兴的大功臣。

事实上,“数字游民”大多带着自己的工作项目而来,乡村自然成为了人才和项目集聚地,ACDC安吉创意设计中心、商业综合体“树下小白屋”、白茶会客厅、教育基地“达芬奇花园”等一批新业态喷薄而出,人流量节节攀升。据统计,附近乡村假期每日游客量达5000余人次,带动村集体年均增收20万元。

“我们除了把‘数字游民’作为种子用户,吸引更多人才来乡村,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匹配的工作、生活需求,让他们能够在乡村发展中实现更多社会价值。”李彦涛说,相信在溪龙、在黄杜,很快能看到下一个美国硅谷、日本轻井泽、瑞士蒙特勒这样的世界级乡村。

大咖说

赖惠能(《小康》杂志社副社长)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安吉是中国现代化乡村实践的县域样本,黄杜村是安吉实践的代表和缩影。20年来,安吉黄杜村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书写了“叶子”变“票子”的产业富民新故事。

黄杜村完整经历了乡村发展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美丽乡村”建设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建设的三个阶段,其中核心引领精神是“共同富裕”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村民盛振乾在山上引种白茶,到部分村民克服种种困难先试先行种植,到打造“安吉白茶”区域公用品牌,到村民联名给总书记写信,捐赠1500万株白茶苗给对口支援市县,都是在探索“先富帮后富”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思路与实践。

从实践看,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乡村振兴不仅仅是要巩固拓展脱贫成果,而且要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其深度、广度和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共同富裕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明确的价值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核心关键在于认真梳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边界问题!对于各级党委政府而言,就是厘清“有为政府”究竟应该有什么在哪里,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从黄杜村的实践来看,真正属于“政府有为”应该做这样五个方面的工作:

- 一是全力推进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文化风尚、融合治理“五大赋能”的提升,催生乡村的产业、人才、运营的“新三大革命”;
- 二是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如“安吉白茶”,这个需要政府有坚强的决心、有国资的“责、权、利”承载、民间资本灵活的市场机制运营,这是能够政府主导的形成各方共识、整合各方资源并且具有“累积效应”的“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工作主抓手;
- 三是着力推动“国资重资产投入建设、民资灵活市场机制运营、村集体合理利益分成机制”三位一体运营模式;
- 四是要着力发现、挖掘、培育、管理乡村经营人才;
- 五是努力做好乡村营商环境建设,吸引更多资本、创业人才勇于、乐于进入乡村,真正推动乡村振兴。

朋友圈

#晒晒我们村的现代化#

什么样的才是乡村现代化生活?你眼中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又是啥模样?扫码参与南太湖号话题互动。

@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 琴声悠扬

“音乐主题公园落户在这块地,你们看如何”“作为研学营地,科普教育与娱乐互动,怎么更好地结合起来?”6月25日,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文化街的一间文创办公室里,一群人中,一方是东衡村村干部,一方是艺衡项目运营策划团队。大家坐在一起,为东衡村钢琴研学营地项目的落地出谋划策。

东衡曾是矿山大村,“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真实写照。2009年底,该村关停所有矿山,2011年填坑造地谋得“第一桶金”。此后,东衡陆续将钢琴产业、特色农业、文旅产业发展蓝图落地,钢琴更是成为标志性产业。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连续六年全市第一,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8万元。

“推动乡村研学,为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也为村民打造内涵更丰富的‘5分钟文化圈’。”东衡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章顺龙在讨论会上一定调音,“希望大家把每个研学项目做精做细,尤其是钢琴研学,要把品牌做响做亮。”

@南浔区练市镇西堡村: 柑橘飘香

“玻璃房是超市,已经结顶的这个是酒店,旁边是老房子,将改造成民宿……”6月21日中午,在南浔区练市镇西堡村元通浜自然村的“红美人”基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俞伟正向一群客人介绍农旅融合基地。

客人来自上海的一家知名设计公司,经过前期的深入沟通交流,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这家设计公司将对这块基地进行整体设计包装。

一行人在村里走走停停,村民早已司空见惯。“这些年来,村里的陌生面孔越来越多,以前可没有这样的人气。”村民钱金根正在“红美人”大棚除草,他说,西堡村曾经是低收入村,是“红美人”带来了转机。

钱金根口中的“红美人”,其实是柑橘的一种品种,因为可以“吸着吃”,优于目前国内大部分柑橘品种。2018年,俞伟和村干部动员几个种植大户从外地引进了“红美人”,第一年丰收的时候每公斤就卖到了70元。尝到甜头,2019年,练市镇23个行政村每村

数读

2015年

在全省率先创新探索“强村公司”模式,并迭代升级为“强村富民集团”

2021年

在全省率先实现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下欠发达村“清零”

2021年

湖羊扶贫入选第二届“全球减贫最佳案例”

2022年

实现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80万元以上行政村占比85%以上

2022年

新引进千万元以上乡村产业项目180个

■全市茶叶总产值、亩产值连续8年位列全省第一

■共同富裕民众“四感”监测评价连续2年全省第一

■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欠发达村扶持发展基金资金总量达2.26亿元,为全市近100个欠发达村带来稳定经营性收入

文/廖莹

